

亞特蘭提斯在台灣

台灣文化創意的可能

The Atlantis in Taiwan

The Possibilities of Taiwan's Cultural Creativity

洪嘉宏 Chia-Hong HUNG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 在烈日燒烤下到處被踩得滋滋作響的行進聲，穿越時空唱起亞特蘭提斯王國與火山海嘯搏鬥的史詩。(張惠蘭攝)

火烤的神話之島

Plato 曾經在《對話錄》中提及「亞特蘭提斯」(Atlantis) 王國，從此後世競當此傳說之繼承者，從巴哈馬群島 (The Bahamas) 海底的巨石大道、百慕達三角 (The Bermuda Triangle) 的海底金字塔，到希臘聖托里尼島 (Santorini) 的戲劇性火山活動等，對於扮演傳說後裔的遊戲，始終樂此不疲。

今年七月，我踏上這個藉由明信片成功行銷全球的聖托里尼。

在聖托里尼聘僱的當地導遊神秘地說，很久以前，這裡的火山劇烈爆發，使得原本圓狀島嶼的中央陸沉塌陷為半開放的內海，島嶼成為左日右弦月

的現狀，島上邁諾安文明 (Minoan) 一夕毀滅，只剩眼前的亞克羅提里城 (Akrotiri) 遺跡。我聽得心神嚮往。

次日，暫別醉人的藍頂白牆、穿梭崖壁的毛驢，以及號稱地球最令人情迷的日落，跟著絡繹不絕的全球遊客，搭上仿古桅船，乘著涼爽蔚藍的愛琴海風，前往內海中沉睡的火山島。登島後，付了據說是幫忙遊客監測休眠火山活動安全的 2 歐元，置身一群又一群的朝聖者之中。燒焦似的枯島上，隆丘的彼方，彷彿便沉睡著一頭噴火巨龍。絡繹不絕的遊客健行在火山岩上，在烈日燒烤下，到處被踩得滋滋作響的行進聲，則是穿越時空，拉著喉嚨唱起亞特蘭提斯王國與火山海嘯搏鬥的史詩 (圖 1)。

聖托里尼，這個面積約略 90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15,000 餘人，從雅典搭船更可盤桓長達 8 小時以上的小島，光是夏季，就至少有數以十萬計的遊客，自全球湧入，創造豐盛的收入與寸土寸金的觀光區，他們究竟是怎麼辦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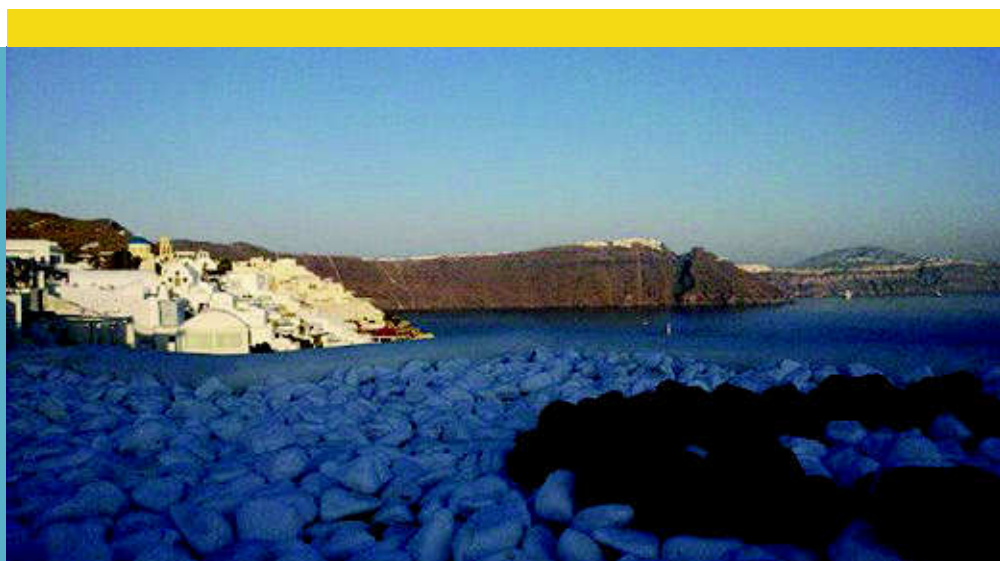
逐地理而生的文化生活

聖托里尼距離希臘本土大約 200 公里，島上土地貧瘠，由於缺乏溪流、湖泊，近期啟用的海水淡化廠也無法提供飲用水，許多民生用水仍需靠外地補給。這個資源如此匱乏的小島，甚至在 1956 年還遭遇大地震的襲擊，卻能夠成為許多旅遊雜誌、新聞媒體與個人部落客的經典推薦，最主要的原因，與其自然人文共生的文化策略有關（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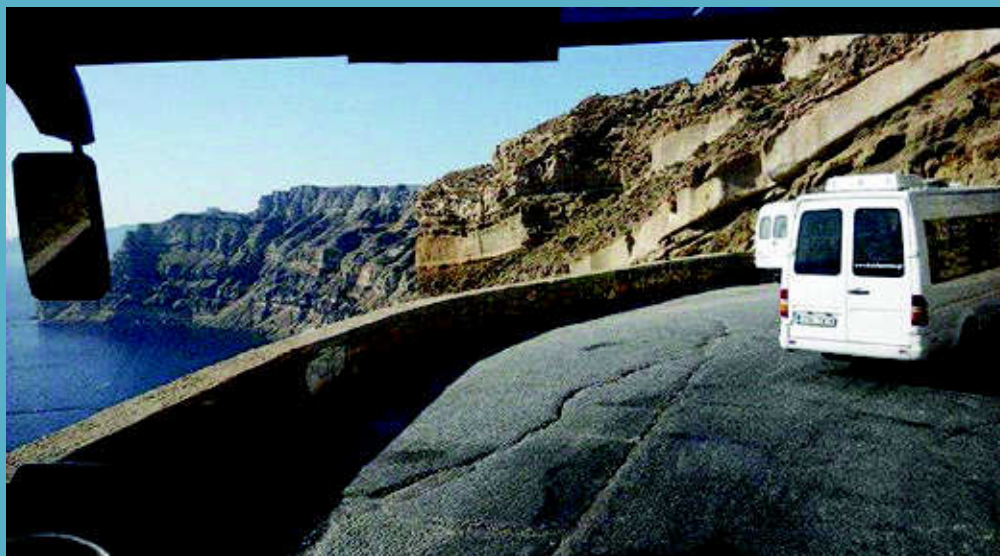
多數旅客是搭船抵達這個火燒之島的。許多

海路遊客在抵達聖托里尼港口之後，需要搭乘接駁車到島上的旅店或中心區域，這些或大或小的接駁車，在抵達目的地前，會以連續之字形帶著遊客急急爬升過陡峭的山壁。想像一下，當你將生命全然交付一個陌生司機，任他帶你攀越斷崖，那是如何的刺激、感動與放空（圖 3）！另有一部分的海陸遊客，沿著峭壁搭乘纜車拔地而升，或者搖搖擺擺地騎乘小毛驢一路蜿蜒上山，每一處轉角都是一聲驚嘆。聖托里尼島藉由自身特有的地理特色，為每一個來自不同背景的遊客，開鑿一條時空隧道，過了這條隧道，像是完成一個虔誠的宗教儀式，塵世的喧囂及恩怨，就暫時濾留在原來的忙盲茫之中。

聖托里尼不只充分利用地理，與地理共生，更將自然環境與文化意義進行連結與轉化，讓地理與歷史在生活中充分結合。他們將亞特蘭提斯的傳



2 聖托里尼遠離希臘本土，資源匱乏，天然景色在世界上並不特別突出，卻成為旅遊的經典推薦。（張惠蘭攝）



3 旅客將生命全然交付一個陌生司機，任他帶你攀越斷崖。（洪嘉宏攝）



4 亞克羅提里壁畫遺跡中，有著繁複髮型的沈思女神微笑接受項鍊禮物。(洪嘉宏攝)



5 遊客、居民、火山岩、古城牆、藍白建築、故事與生活構成的氣氛空間。(張惠蘭攝)

說與島嶼的歷史地理特徵，進行順水推舟的巧妙詮釋，這不見得是島民的歷史文化記憶，卻已然成為島民謀生的重要文創資產。至於聖托里尼究竟是不是亞特蘭提斯王國的所在地，甚至，亞特蘭提斯到底存不存在，這些議題就留給考古或歷史等學界去研究，聖托里尼的文創不熟悉這些嚴肅的議題，但是懂得與它們共生的道理（圖 4）。

故事營造的氣氛情境

聖托里尼結合地理與歷史的文創之道，事實上與氣氛情境，以及營造氣氛情境的故事有關。德國哲學家 Böhme（1993）提出「氣氛」（atmosphere）新美學的概念，而聖托里尼便是藉由地理與歷史，甚至人與人彼此所營造的氣氛，利用物與人的「在場」，組合出一種空間氣氛。

聖托里尼的「物」是蔚藍的愛琴海，是粗獷

的各色火山岩海灘，是依崖錯落、居高臨下的藍頂白牆，是走著毛驢的山徑，是曲折迂迴的窄巷，是古樸不語的風車，是腓尼基（Phoenicians）、多利安（Dorians）、羅馬、拜占庭、法蘭克以及鄂圖曼帝國的殖民遺跡（圖 5）。然而組合這些物的卻是故事，是希臘眾神的神話，是亞特蘭提斯的傳說，是考古學的詮釋，是愛琴海的羅曼史，甚至是島上葡萄酒莊關於特有葡萄品種與火山葡萄酒的小說佚事。經由故事、物與包含島民、商人與遊客等等的「人」，組合成一種氣氛的空間，一種非到聖托里尼便不可得的氣氛空間美學。

當一個氣氛空間逐漸成熟後，更會吸引精彩的故事著床，進而被該氣氛空間吸納，成為該氣氛空間的一部分，不斷地擴充而豐富其內涵。巴黎鐵塔由於氣氛空間營造成功，終成法國的提喻，更在超過百部電影裡現身，電影《明日世界》中，巴黎鐵塔不但是愛迪生等科學家及藝術

家所組秘密團體的基地，甚至成為火箭發射器。「法國性」氣氛美學濃郁的羅浮宮，將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收納，絲毫不顯突兀，更成為《達文西密碼》中藝術史及宗教詮釋的載體。而聖托里尼則以粗獷的火山地理及層次細膩的歷史文明作為氣氛空間，編織無數浪漫的日落愛情故事，成為一個既知性又感性的「他方」之島，吸引無數「生活在他方」的愛神信徒朝拜（圖6）。

亞特蘭提斯是台灣島，有何不可？

相對於聖托里尼，台灣也有許多藍頂白牆的希臘咖啡館，這些咖啡館試圖藉由燈光、顏色、音樂與食物，營造一種希臘的氛圍。而像是小說《傷心咖啡店之歌》或電影《等一個人咖啡》等以咖啡店作為場域，以人為主體的文化空間也不少見。它們儘管各自是傑出的特色商店、文學作品或電影創作，卻無法像聖托里尼一樣，藉由物與人巧妙組合，成為一個涓涓細流的整合式文化創意產業，只是可惜地單打獨鬥。台灣文創或許不缺故事，然而台灣文創欠缺一起說故事的產業團體，讓故事以

「桶箍」身分，巧妙組織起共築共享的氣氛環境。

我姑且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根據柏拉圖的推算，亞特蘭提斯王國存在於一萬年前，2009年時，何顯榮在其著作《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書中，直指台灣就是亞特蘭提斯王國的所在地，然而，這樣「異想天開」有什麼不可以？他比照許多有趣的線索（例如柏拉圖時代沒有南北美洲大陸、太平洋與澳洲大陸的概念），指出亞特蘭提斯的安提里亞（Antilia）島就是台灣島，而首都就在蘇澳灣的海底。

這個推測當然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甚至令人莞爾一笑，但他提供的資料與構想，實在令人眼睛一亮，作為一個文創的故事，何嘗不可？亞特蘭提斯作為文創產業相關故事的歷史悠久而豐富，台灣比較熟悉的有改編自手塚治蟲漫畫的動畫《海王子》（海のトリトン）、電影《亞特蘭提斯：失落的帝國》（*Atlantis: The Lost Empire*）、《地心冒險2：神秘島》（*Journey 2: The Mysterious Island*）、遊戲《古墓奇兵》（*Tomb Raider*），以及動畫《海綿寶寶》（*SpongeBob SquarePants*）等。將台灣的地理位置想像與亞特蘭提斯連結，以創造故事，不失為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可能嘗試，不是嗎？

6 聖托里尼的日落愛情故事，吸引無數生活在他方的愛神信徒朝拜。（洪嘉宏攝）



《神隱少女》究竟有沒有參考九份，其實並不重要

在台灣東北角，連結水滴洞、金瓜石與九份的「水金九」風景區，儘管有神廟般的十三層遺址，有襯著翡翠植被的黃金瀑布，有像龍蛇匍匐山麓的煙管，有狀似雞籠或金字塔的基隆山，有動人的山海灣落日，有曲折迷離的階巷，可是缺乏引人入勝的特色故事。

很多人會說：「依照『歷史』，就只有礦業，以及礦工家庭辛酸史啊！」這些當然也是故事的一類，可是這遠遠不夠精采與動人。故事是人說出來的，歷史也是權力者編撰詮釋的。我們可以有嚴肅的歷史教育，也可以有充滿想像力的迷人文創故事。西方文明中，亞特蘭提斯與希臘神話是不是真的存在過？其實不如其對人類想像力與文化創造的啟發來得重要！有故事，我們可以改編演繹；沒有故事，我們也可以從既有文化中想像創造，這不就是文化創意嗎？

就像《達文西密碼》中，關於羅浮宮的藝術史及宗教詮釋是否符合史實，完全不影響讀者與觀眾的興趣一樣；宮崎駿的《神隱少女》究竟有沒有參考九

份，其實也並不重要，重點在於：九份到底有沒有那樣動人的故事？九份的氣氛美學到底能不能撐起一個動人的故事？九份作為台灣文創欠缺臨門一腳的縮影，除了需要故事組織氣氛美學空間外，由於缺乏資源以及短視近利的緣故，大家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先賺先贏，以致九份就卡在一個結點，上不去了。

儘管沒有法規規範，聖托里尼沒有破壞氣氛的突兀建築，無論怎樣講究個別各色的窗牆，如何彎來折去的巷弄，總是可以自我節制地（更恰當地說，是在氣氛的力量下）和環境融合。

這樣的氣氛下，即便是破敗陳舊的物事，或者轉角演戲謀生的吉普賽人，都自有一種和諧的味道，因為那已經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商家賣的商品也多是和氣氛空間有關的古城壁畫、藍頂白牆小屋、希臘風情的夏衫，鮮有天外飛來一筆的突兀迪士尼人物，我想這是因為在物與人和諧組成的氣氛環境下，不協調便沒有太大的生存空間（圖 7）。

可是九份和台灣其他各地的觀光商品相較，差異究竟在哪裡？或者說「九份性」的空間氣氛，其實在後來快速吸附過來的「文創產業」（例如不符合原有空間氣氛的建築與商品）中，一再被稀釋或異化了。

7 聖托里尼的文化創意是一種生活方式，氣氛中瀰漫和諧的味道。（洪嘉宏攝）



從史地藝文教育到說故事的文創產業

日前蘇迪勒颱風無意間捧紅的歪腰郵筒，所造成的一窩蜂現象，其實是氣氛美學在發芽的現象。平常的歪頭郵筒乏人問津，正是因為颱風、郵筒、歪腰事件、老頑童郵差與人的好奇、幽默與對可愛事物的欣賞，組成一個抽芽中的氣氛空間。只是歪頭郵筒缺乏更多物與人的結合，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迷人故事，更令人搖頭的是熱心的中華郵政公司，竟然曾經想要將歪腰郵筒移地安置。去脈絡化的郵筒，就像沒有回憶的童年，真的會一點氣氛也沒有了（圖8）。

同時，我們要問，新建的台南奇美博物館跟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百年台灣博物館一樣，都是擁

有希臘神廟與羅馬圓頂的歷史樣式建築，然而哪個比較有氣氛？

台灣傳媒旅遊版喜愛報導哪裡有個小瑞士或荷蘭村，娛樂版經常充斥「警界吳彥祖」一類的煙火式話題，宏達電亂槍打鳥的機海戰術或者隨意嫁接的名流行銷術，是台灣品牌產業缺乏深遠文化視野的一個縮影。同樣是小島的澳門，炒短線引進賭場作為經濟主力，以不到60萬人之城，年接待近3000萬賭客，城市充斥著單調金飾店與浮誇酒店商場等供遊客消費的商品，澳門人的歷史記憶與傳統生活方式，卻淹沒在喧嘩的過水賭客聲中，澳門的賭博式商業模式，最近更因中國打貪，輕易地受賭場業績衰弱所苦。

相對的，半島之國——韓國的流行文創產業，

8 平常的歪頭郵筒乏人問津，颱風、郵筒、歪腰事件、老頑童郵差與人的好奇、幽默與對可愛事物的欣賞，卻能讓一個氣氛空間抽芽。（黃欣妮攝）



近年蓬勃發展，除了在亞洲吹起韓流之外，韓劇甚至跨越地理與文化洲界，在中南美、中東與歐洲等地掀起炫風。這兩年紅透亞洲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將韓國歷史、外星人、時空旅行與當代城市愛情結合，塑造出浪漫想像的氣氛空間，而劇中的韓式炸雞、啤酒與韓國景點匯流成「星星文創產業」，城市形象、周邊商品與旅遊業同樣受惠。

一海之隔的文化島國日本，則有做為「日本性」重要代表的日本動漫，這個文創產業不但以故事為氣氛空間，更混合了手機、遊戲、動畫、影音、漫畫、小說、扮裝（cosplay）與可愛小物，其媒材的改編（versioning），是後現代美學與媒體典範轉移的成功例子。

台灣從來不缺創意與設計人才，也有技術精湛的製造工業。說勤勞，台灣人和其他國家一樣努力。市場太小嗎？很多小國的文創產業做得也很成功。說到底，台灣缺的是耐心、信心與視野。身為島民，特別是在大國地緣的壓力下容易焦慮急躁的比較心態。台灣需要的是更多的放空與想像，而非耗盡資源去追逐各種數字與世界排名。

害羞的台灣文創產業，缺少開闊的歷史想像與對故事的熱血與情感，客氣的台灣人需要建構對自身混血文化的自信（而非極端的自大或自卑），在全球化的視野中，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球在地性文創產業。思想家 Foucault 強調知識／權力／教育的重要性，泰國與日本在文創產業上發展得有聲有色，便在於他們對於歷史文化以及藝術人文教育的情感、認同、創意與實踐，並體現為生活上充滿「泰國性」與日本性敘事的氣氛空間。

作為世界暢銷文創產業鏈的上游，好萊塢電影工業取之於希臘羅馬神話或是基督文明的原汁作品眾多，混血題材也多樣。《特洛伊》（*Troy*）一類的史詩電影經常席捲全球票房，衍生之文創產業鏈商品產值更經常可達數十億美金之譜。《波西傑克森》（*Percy Jackson*）系列一類的少年小說與電

影，更是結合當代日常生活與神話故事，徹底的進入兒少文化之中。吹起全球魔法文創產業熱潮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甚至成為一種延續性現象，日本大阪環球影城新開幕的哈利波特主題樂園，每天一大早就有熱情的粉絲大排長龍。

台灣文創在電影《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與《大稻埕》已有很好的嘗試與開始，然而文創是軟實力的商業戰爭，要避免陷入單向自溺的民族懷古／悲情或個人風格的傷春悲秋，需要進行多層次異業結合的多重操作，並藉由多樣媒體進行改編組合，其中，有第三次工業革命之稱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浪潮，台灣文創絕不能錯過。

而政府可以做的文創課業，就是停止政績堆疊式的凌亂文化妝點，減少非必要的文化指導，並將主辦或者委辦的煙火式文化活動經費釋出，以最少的干預，在法規協助、組織聯繫、經費資助、企業贊助等面向上，協助而非主導具有長遠視野的文化創意產業。

蘭花與黃蜂：後現代美學媒介下的文創台灣性可能

同時，台灣要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無可迴避的，必須妥善處理「台灣文化」的內涵問題，換言之，「何謂台灣文化？」便是台灣文創在避免文化排除、文化衝突、文化逃避或沾醬文化之途時，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由於台灣多元族群文化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經常捲入國族等式以及文化探戈的論辯之中，情感上容易發生文化獨占或文化排除的情形，以致未蒙多元之利，先受多元之害，台灣文創在處理文化上，也有因為閃避而出現的單調、淺薄與過度挪用現象。

歐洲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由於單一先驗文明模式的自我退化，而經歷長達千年的黑暗時代。然而，歐洲文化遠比印象中的單一歐洲性來得繁

複；多樣的歐洲性卻又共享著特定文化元素。在古希臘、羅馬帝國、倫巴得（Langobards）、勃艮地（Burgundy）、哥德、盎格魯薩克遜、法蘭克、拜占庭等歐洲權力間的齟齬和衝突，乃至於近代獨立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儘管差異性一再被追求與突現，希臘羅馬神話與基督文明，始終是澆灌歐洲文化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文化養分。

近現代以來，歐美文化不斷演繹，在自我反思中正視「純種」並不存在的文化多元事實。無論是東方或西方，或者根本不歸屬於二分法的範疇，人類的種族、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等，自始至終便是「混血」的。

人類學者在詮釋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關係時，也開始以「纏繞」（entanglement）來取代僵硬的二分性國族框架（e.g., Thomas, 1991），這種纏繞的詮釋，或許更可以處理全球化下不同對象間的繁複網絡與處境。

哲學家 Deleuze 與 Guattari（1980 / 1993）質疑由 1 同質衍生出多的「樹」狀概念，他們認為「地下莖」（rhizome）的植物樣態，反而能夠提供多重與異質的文化對話與連結。依此，地下莖，不僅是一種文化生成概念，也可以就是希臘羅馬神話、基督文明、漢文化、和文化與南島文化等多樣歷史文化。如果將台灣當前僵持不下的一元／二元意識形態與歐洲內部既緊密又疏離的關係，放在「纏繞」的視野中審視，或許會發現混血台灣在「漢賊不兩立」的單一道德高度下，其實值得更多嘗試。

澳大利亞有種蘭花的花朵形狀、顏色與香氣和雌黃蜂極為相似，這種蘭花藉由模仿黃蜂外型來吸引雄黃蜂交配傳播花粉，沒有雄黃蜂交配的雌蜂，自己也可以進行無性生殖，這些無性生殖的雌蜂繁衍出的後代以雌蜂居多，黃蜂的族群也愈發龐大。德勒茲與瓜達希例舉這種「蘭花／黃蜂擬態共生」現象，來說明多重異質連結的力量與潛能，這或許是台灣複數史觀與多樣文化豐化的一種方法，也是台灣文創可以參考的發展模式。

延伸閱讀

- Böhme, G. (1993). Atmosphere a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a New Aesthetic. *Thesis Eleven* 36, 113-126.
- Deleuze, D., & Guattari, F. (1993).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 Thomas, N. (1991).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yful Dreaming
Tomáš Řízek's Solo Exhibition

樂浪攜夢—湯瑪士·瑞杰可插畫展

展出資訊
105.03.30 - 04.24
地點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第1、2展覽室
10066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閱讀講座
105.04.09 14:00
布拉格的彩色筆
主講人：湯瑪士·瑞杰可/插畫家 翻譯 張秀瑛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2會議室

指導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主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